

风流时代三部曲

野 情
野 性
又见风花雪月

洪三泰 著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流时代三部曲/洪三泰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0. 3

ISBN 7-5360-3249-8

I. 风… II. 洪…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5022 号

风流时代三部曲

野情

野性

又见风花雪月

洪三泰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肇庆狮岗)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26 印张

2000 年 9 月第一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册

ISBN 7-5360-3249-8/I·2709

定价: 56.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 言

从诗到故事

——洪三泰《风流时代》三部曲

雷 铎

洪三泰要推出百余万字的《风流时代》三部曲，消息很令我吃惊。

我认识洪三泰，是在四分之一世纪前的1977年，其时我承蒙广西作协推荐和《诗刊》错爱，在《诗刊》做编辑。《诗刊》那两年推出了一批青年诗人：东北李松涛、西北章德益、杨牧、上海徐刚、广西于力，广东则是洪三泰。洪当时是“湛江农垦”局长秘书，因为其接二连三的“南国牧歌”系列而蜚声诗坛，我曾是他的“责编”。

后来，洪的创作面渐宽，由诗而散文，而报告文学，而电影剧本，而小说……其中《中国高第街》及由此改编的电影《女人街》为他赢得颇多声誉，他的诗、散文和报告文学屡获大奖。

洪此次推出的三部曲《野情》、《野性》、《又见风花雪月》中，我细读过《野性》，另二部略知其大概。

一般说，“诗人”长于抒情而短于叙事。

——抒情是感性的抒发，多是引发了作者感慨的生活片断，如花瓣，如柳絮，如云影，如鸟歌，并不要求需有组织很长很连贯很有悬念的故事；

——叙事是离不开很强的理性思维去参与的，譬如一个人的泰否顺逆、政治风波、爱情纠葛、商战硝烟……再扩大，是一组人物命运的起起落落，是是非非；更扩大，是一个社会背景的盛盛衰衰，非非是是……，这和“片断的诗”极不相同，它需要许多别的素质或才能，例如：

体察社会人生的敏感；

积累人生素材的丰富；

思考历史是非的沉着；

编织复杂故事的“手艺”；

……等等”。

好的诗人不一定是好的小说家；

好的小说家不一定是好的诗人。

能二者兼有的人，一般是两种情况：

一种是天才或巨匠。诗体的叙事式的诗，如但丁；诗式的叙事，如托尔斯泰。这些，真正是凤毛麟角。另一类，是能分别使用诗和叙事两种不同的武器（往往因时而异，少年写诗，中老年写小说），自然不及第一类天才巨匠的两种禀赋浑然合一之极致，但亦算得多才多艺，中国现代和当代的典型，如郁达夫，如王蒙，如贾平凹（贾氏的许多散文其实便是诗）等。这两种人，前者为天才（天赐之才），后者为兼才（一专多能）。

洪三泰属于后者，多才、多艺、多能、多绩。

洪三泰从诗过渡到长篇小说，中间经历了报告文学。

这对他很有好处：

“走万里路”，从大都会到小乡村，遍及广东四隅（东西南北）、三江（东西北江）和两地（港澳）。

“交百种人”，从千万大亨到街头“流民”，从商业街的男女老板，到淘金矿坑的霸主、工崽、地痞……洪三泰十余年来有意积累了六七百张各种各样的“脸谱”，其中一些或极成功或大红大紫又大起大落的商界“巨腕”、“私企大亨”，曾与之在“煮酒论英雄”的慷慨之后，与洪三泰长谈，乃至涕泪交流……当然，也还有共产党的理论工作者、经济理论界的专门家，都给过洪三泰现在这三部作品，以理性的烛光。

这三部曲的长处，第一是好看，第二还是好看，第三还是好看。

第一个好看，是有吸引力，主要是“悬念”，这几乎是一切成功的古典叙事作品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例如《野性》中一个“土得镶金牙”的暴富在一条小商业街上展开了奇诡莫测的争夺，山狗以他农民式的鲁莽和战将般的勇谋兼用，竟打败了港商及其一对娇娇千金，故事环环相扣，有金庸式的悬念才华（尽管王朔骂金庸故事“很臭”，但仍不失为好看的故事）。

第二个好看，是顺眼。现如天书般出版物满天飞，故事或题材好看的东西也不少，但文笔好（至少顺畅）的不多。洪三泰是由写诗学“练字”开始的，所以，要从他百万字的鸿篇巨制中找“硌眼”的词句，不易，这也是一种如今难得的工夫（这需要有才能，也需要肯用心。）。

第三个好看是故事和语言背后，有人、有女神或天使，也有恶魔或恶棍；有沦落的真理，也有耀武扬威的荒谬，人间万象、都市面面观，总在故事或人或语言的背后，展示着这个现实世界的合理和荒唐、合法和胡闹、合情和乖怪……总之光怪陆离，有当年洪三泰也参与过的《羊城晚报》之“作者连环长篇小说连载”《都市迷情》式的情态，写出了迷情中的都市里行中的各色人等，或是都市的迷情下幻化中的种种景象。

有感于斯人的勤奋与耐心，抱负与劲力，发了如上感慨，一如广告，都似溢美之辞；但书是花城出版社出的，并未付广告费给我，捡好的来说，是因为篇幅有限；至于故事大纲，我倒建议做一则商业广告来推介——书也是商品，为什么就不可以做“硬广告”？至于书的不足或缺陷，必然有许多，否则，便是巨著了；其得与失，发言之权，更多的，在于读者。

洪三泰长我五岁，论年龄是大哥；在“文学”的洪涛中，我们又是同命运的一代，包括“知青部落”的郭小东们。写此文时，是二十一世纪到来后的第三个月，未届五十的我，因冠心病之患而住进“霍英东心脏中心”，写此文时，心中有些苍凉：我们这一代“码字”的，有一些已经远离我们而去，例如路遥；有一些已经封笔从商，或者覆瓿为官，或者心寂封笔……。洪三泰这“三部曲”的成败得失并非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证明在辛酸老辣的上一代作家和幸福润滑的下一代作家之间，尚有人在；在辛辣与甜滑之间，留下一点不甘不平的故事，为历史作见证——如此，则如草荣草枯、虫生虫灭，不论时代如何、人生如何，故事总是有的。

2000年3月8日完稿于“英东楼”

野 情

内容提要

在沉浮的房地产漩涡里，南中国国企房地产巨子魏巨兵和神秘富豪刁达八等在广州房地产市场上，展开了惊心动魄的角逐。随着海外巨商的介入，竞争更加复杂持久。魏巨兵惨淡经营，却左右受挫，几起几落。扑朔迷离的爱情和隐情随之重生——幻灭——重生。在和刁达八的殊死争战中魏巨兵虽然能够把握时机，但是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他从低落期抵达巅峰，再在几次商战和婚变中坠入深渊。喜剧开始，丑剧复现，悲剧结局。多角恋情，终成泡影。

南国房地产市场的晴朗和阴晦、狂热和骤冷、繁嚣和孤寂，以及人生莫测，世态炎凉，在作家创作的特殊意境中得以交错呈现。细腻、别致的情感演绎，阴险毒辣的阴谋陷阱，跌宕曲折的情节，环环相扣的是念，使小说充满神秘感，独具艺术魅力。

一、总经理失踪

女秘书张清婷几乎跑遍了广州市所有五星级宾馆酒店，都不见总经理魏巨兵的踪影。

这时是下午五点，正是塞车高峰期。偏偏这时，一辆猩红的士从左侧抢道，猛地斜插过来，车头撞在张清婷那女摩托车的屁股上。她险些儿被龇牙咧齿的螺型钢筋撞碰脑袋。

她转脸盯了一眼的士，还未说什么，的士司机已探出头来，吼道：“想死吗？猪头婆！”

张清婷十分恼火，真想下车掴他一巴掌。但她明白，在这夹缝里闹起来，吃亏的只是自己，于是强忍着，睁着眼睛足足盯了他一分钟。她见到他左眼皮下有颗黑痣，心里立即想起什么。这不是魏总的女儿魏尔娟新结识的白马王子许特吗？那次偶尔在舞厅望见一眼，还说这尔娟怎么找个“黑痣”呢！

这时，她更恨他了，心里骂道：“狗东西！”

张清婷是广州摩天建筑总公司的靓女，今年二十二岁，脸蛋红润，身材苗条，是某名牌大学建筑系硕士研究生。魏巨兵让她在身边当秘书，使整个办公室都“威水”起来。本来，魏巨兵每到一处都带上她的，可是今天竟单枪匹马闯了出去。下午三点，清婷得到深圳、珠海的电传：晚上有两家房地产公司总经理前来洽谈。办公室主任容名之是个精明能干的硕士研究生，年纪比清婷大二三岁。读了清婷送来的电传后，即 Call 老总。没有回音，于是令清婷飞车寻踪。

广州这么大找人像大海捞针。张清婷那头盔下的红扑扑的脸已经沁出汗珠。无数塞着的车竟凝固了。

BB 机响了，是容名之 Call 的。

见鬼！锁在这车道里，怎么复机？

她冷静下来了。魏总这些天的反常神态一直使她心悸，似感到有祸之将至。早上八点时分，魏总魂不守舍地从流花湖边赶回来。清婷的宿舍对着公司老总们的住宅区，她看得清楚。

上班时，她明明送去钢材提货单让他过目，他竟批“同意报销”。他给深圳挂长途，却忘了区号。坐在旋转椅上，又常旋向窗口，久久凝视那高高的国际大厦……

一切都很反常。魏总吃错了什么药呢？

魏总四十出头，在公司讲话，气魄非凡，语惊四座；出入公司，前呼后拥。可一回到家里就搭拉着脑袋，像发瘟鸡似的。妻子贺丽雅是大学里的同学，广州齐天房地产公司副经理。一家三口，日子应当过得火旺。可是，魏总在繁忙之后，总想静静地沉思，好像有永远想不完的心事。

“魏总，你有心事……”清婷悄声问，“能告诉我吗？”

魏总摇摇头说：“不，没有……那份文件打印了吗？”

今天是八月十八……他知道有重要洽谈，到底跑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一声不响地跑？

张清婷不敢往下想了。总经理去哪还用报告吗？

天渐渐黑下来了。这时塞死的车子开始蠕动。她来个鲤鱼闪身超过猩红的士，喷出一道青烟。

BB 机又响了，是魏尔娟 Call 的。

电话亭旁，张清婷在电话里惊讶地问：“什么？阿娟，你讲清楚点，爸爸怎么啦？”

二、婚礼——心头滴血夜

魏尔娟在十字路口等张清婷。清婷急匆匆地走来。

“张秘书……”尔娟哽咽着，“我怕，怕爸爸会疯的……”

清婷拉着尔娟的手，安慰说：“冷静点，没事的，咱们走吧！”

“你不要告诉容主任，不要传出去，我求求你，婷姐。”阿娟几乎在哀求。这位在银行里当出纳的小姐似乎感到一场大祸即将来临。

她俩朝飞银酒家走去。

灯已全亮了，广州进入了不平静之夜。

“你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清婷小声地问，“你妈知道吗？”

“是妈告诉我的。”阿娟说，“妈说，爸一定受不了，让我俩暗里防着点……”

“唉，那翟美美也怪可怜的。她既然那么爱你爸……怎么急着结婚？”张清婷不解地问。

阿娟也说不清楚。平素她只知道在某报社当记者的翟美美和爸爸来往密切，可是感情这玩儿，作为女儿是不好插嘴的。而妈妈也常为这事长吁短叹。但她一样爱着爸爸，始终把他当作全家的大支柱。一家三口就这样各怀心事地生活在一起。

今晚翟美美结婚的信息，是阿娟从银行行长李戈仁的嘴里得到的。听说，爸爸从下午开始，就在飞银酒家东侧的美憩花园里坐着了——这一消息是爸爸的好友银行信贷部穆远冲经理悄悄告诉妈妈的。

妈妈急坏了。她试图去找他，安慰他，他会因此出事吗？她终于没有胆量走近美憩花园。她不想亲眼看到那揪心的一幕。

此刻，阿娟和清婷来到美憩花园西角的座椅旁。不远处的霓虹灯下，有一个人在徘徊。

阿娟认出那是爸爸，是爸爸高大的身影在霓虹灯下晃动。

她俩选择最佳位置坐定。一齐望着那个身影。

魏巨兵在徘徊，不安地望着灯火明亮的飞银酒家。

夜八点。那是钟楼传来的清晰音响。

飞银酒家已沉醉在红灯绿酒之中了。

阿娟悄悄地走近酒家大门。新娘新郎迎客的礼仪早已过去。二、三、四楼全是结婚筵席，人们在狂欢。

她正要上楼“侦察”翟美美的结婚场面，忽然听到有人下楼，脚步急促而凌乱。

是一位新娘被两个妙龄少女陪着，急匆匆地下楼。

“你俩在门口等我，我出去一下就回来。”是翟美美的声音。虽然声音很低，有些凄楚的颤音，但她听得出来。

翟美美穿着美丽的婚纱，像白天鹅一样飞到酒家门外，一直疾步走向美憩花园。

霓虹灯下，魏巨兵忽地从旁边的花丛里拿起一束鲜花迎了上去。

无言。鲜花在两双手中颤动。

翟美美接过鲜花，默默地站着。

魏巨兵悄声说：“……快回去吧……”

翟美美发出抽泣声，这声音颤颤地，轻轻地，梦幻般飘向冷清的夜空。

“快回去吧……美美……”魏巨兵的声音很小很小。

翟美美拭擦着泪水，转过身，站了一分钟，才向酒家大厅走去。

二十分钟以后，翟美美换一身红色晚装，又来了。依然有抽泣声，那声音颤颤地，轻轻地，梦幻般飘向冷清的夜空。翟美美的眼睛红红的，她的心在滴血。

魏巨兵站着，站成一根木头。他一动也不动。

就这样，每隔二十分钟，翟美美都走来和他会面。

这罕见的一幕，清婷和阿娟看在眼里，心不住地打冷颤。

红灯从二楼餐厅照射下来，那红色光线仿佛也在滴血。

三、“我刁达八总算有今日”

这个餐厅装修豪华。靠南两排筵席共十二大桌，弥漫着人头马、马爹里和茅台的香味。墙上，色彩斑斓的龙凤中间，大“喜”字格外醒目。“喜”字上是“刁府于归”四个字，两旁红字对联：“鱼水千年合，芝兰百世荣。”

猜拳声震耳欲聋，桌桌战火纷飞。新郎刁达八是个高大的壮汉；一个由边远乡镇打进广州的包工头，今年三十有四，虎背熊腰。他已有六分醉意，话多了，声高了，气粗了。而那些猪朋狗友还鱼贯敬酒。

吹、拍、哄、闹，杯影纷乱。刁达八每见敬来的杯盏，都定神看看，喝道：“嚯，你他妈的又是马尿冒充马爹里，假货，我喝你的！”他抢过“马尿”，脖子一仰，便咕咕人肚。本来，他那杯是下手特意以冻茶冒充的，来者才是真货，他却给换了。下手死劝也劝不着。这样一来，又喝了五杯真家伙。

“老婆！过来……”他忽地不见了新娘，醉眼朦胧到处喊，“老婆！过来！”

“新娘去洗手间了。”陪新娘的小姐连忙应道。

“上什么洗手间，快来为我喝一杯！”

翟美美从楼下上来，很快就被两位小姐扶到刁达八身边。众人一齐拥来，要他们一齐喝酒。

“喂！你们先说，我老婆靓不靓？到底靓不靓？！”

“靓！”“仙女下凡！”众人抢道。

“哈，哈，哈，我喝这杯。”刁达八一仰，杯子空了。

翟美美没有表情，她也不去制止他，只呆呆地站着。刁达八一手把她搂过来，当众亲嘴。翟美美使劲挣脱他，却无济于事。

“我刁达八总算有今日，靓女翟美美到手了！到手了！”这是横空狂雷，带着积怨和愤怒，充满骄横和狂暴，“老子就要打进广州，就要娶靓女！老实说，老子虽不是皇帝，可要睡哪个女人都行！要不要我当众睡给你们看？”

众人哗然，然后是死一般寂静。东侧的婚宴也沉寂了好一会儿。人们都朝这边看。有人站上台椅，有人挤了过来。

翟美美拼命挣扎着，她要挣脱刁达八，躲开睽睽众目，她难以忍受这突然的侮辱，这野兽的狂言。可是，她哪能摆脱？刁达八的巨臂箍紧了她，像粗粗的老藤缠死一棵弱柳。

陪着翟美美的两位小姐各举一杯酒挤过来，伸向刁达八的嘴边，说：“刁老板，我俩各敬你一杯。你干了吧！”

刁达八眯缝着眼说：“好，又有两个靓女送货上门，我，一齐干！”

他松了臂膀，两手各持一杯，左右开弓灌将下去。就在这时，翟美美趁机

钻了出来，下了楼。

刁达八把两只酒杯摔在花梨椅上，“恍啷”一声碎片四飞，众人呜哗地散开。他仰天狂笑。

“他醉了。”有人说。

“我没醉，没醉……”刁达八厉声道，“老婆，老婆……娘的，跑啦？我刁达八三十层也敢建……你什么建筑大公司，行开！我要大包大揽……”

刁达八是醉是醒，谁也不敢断定，因为他是鼎鼎有名的“两斤装”——这时，他双手拨开众人向楼梯口冲去。

四、重伤

翟美美冲下楼后，径直往美慈花园走去。她的红色晚装格外醒目。陪伴她的两位小姐一边追，一边喊道：“美姐，美姐，不要到花园去，先躲躲，去商场吧！”

翟美美什么也顾不上了，她只知道花园里魏巨兵还在那儿等她。他可以救她，给她勇气、力量和希望。她飞快地跑着。

魏巨兵被这突然的情景惊呆了。他立刻扑上前去：“怎么啦，美美，怎么啦？”

清婷和尔娟也一阵惊恐，想上前去，可又不敢。她们知道，新娘的狂奔意味着什么。

翟美美扑到魏巨兵怀里，呜呜地哭了起来。

“别哭，快说，怎么啦？”魏巨兵拍着她的肩膀问。

她还在哭，不停地摇头。

两位小姐焦急地喊：“快躲躲，快……”

魏巨兵知道事情不好，劝道：“快躲躲……”

清婷和尔娟一齐走过来，说：“翟姑娘，快跟我走，快……”

魏巨兵见是张秘书和女儿，一阵愕然，但很快就冷静下来，用平常的口吻说：“你俩怎么来了？快叫的士。”

清婷跳出花园站在路边等的士。说来也怪，这个时候，偏偏连个的士影也没有。偶尔两部驶过，也载着客。

这当儿，刁达八的声音震动了整个飞银酒家：“妈的，你敢跑了？在老子的手心上跑了？”

他的手下若干悍将一齐赶来，气势逼人。

魏巨兵见状，推着翟美美：“快跑！”

翟美美不动，死死抱住魏巨兵。

魏巨兵只得搀着她向清婷等车的地方走去。

晚了。刁达八等人已经追了上来。他们发现新娘在一个男人的怀里。

顿时，刁达八火冒万丈，破口大骂：“我丢你祖宗三代！你偷汉子啦？你还未同我睡过偷汉子啦？你这贼头抢我老婆，嚯，敢抢我老婆！快给我抓住他！抓住他！”

刁达八凭着酒力，旋风似的卷过来，抬起右脚，啪一声重重地击中魏巨兵的腰部。魏巨兵没有倒下去，他站定，喝道：“你敢打人，你敢欺负人？”

“你是谁？”刁达八厉声吼道，“你和我老婆是什么关系？兄弟们，教训教训他！”

这时冲来的人把魏巨兵团团围住了。

翟美美被刁达八捏小鸡似的扯了出来,当面就是一巴掌。

这巴掌不轻,她打了个趔趄,跌倒在花园的台湾草地上。刁达八又把她拉起来,再猛击一掌:“你偷汉子,老子打死你!老子……”

两位小姐试图把翟美美拉开。刁达八扬手道:“你们走吧,没你们的事。”

他夹着翟美美往飞银酒家走去。

手下们左右开弓,拳打脚踢,把魏巨兵打倒在地。

“救命啊!”尔娟哭喊起来,“打死人啦!救命啊!”

三个民警飞步跑来,群众也围上来。

民警扭住两个出拳最重的人。

魏巨兵伤得很重。有人叫来一辆的士:“快送医院,快!”

尔娟扶起爸爸,清婷前来接应,民警和众人一齐动手,把魏巨兵扶上了的士。

额角裂开了,血不住地流,魏巨兵在女儿和清婷的怀里昏了过去。

的士转了个弯上了东风路。

一路塞车。的士司机破例接破了喇叭,也无济于事。

五、她的眼角里有泪珠

医院并不远。尔娟提议下车背爸爸走。

清婷立即打开车门:“我背,快。”

姑娘不知哪来的劲儿,一百五十斤的大汉压在她的背上,她能顶得住。她艰难地往前走。

魏巨兵突然醒了,他坚决不让清婷背。额上的血滴在清婷的肩上。这时,尔娟叫停一部摩托车,是一部军用三轮摩托。英俊的军人见是救人,二话没说,就停了。

摩托车见路即开,终于转进了医院。

A 医院的外科医生一阵忙乱。

共缝了十四针。肩膀,腹部皮下出血,肝部也受了伤。因抢救及时,魏巨兵没有生命危险。

后半夜。妻子贺丽雅在他身边陪伴着看护着。建筑总公司的其他头头和同事,办公室主任容名之都来看望魏巨兵,这个意外让人震惊。

清婷、尔娟和贺丽雅坐在一旁。容名之说:“打人的主要凶手已经拘留,魏总,你好好养伤……”

魏总示意他回去。明天还要处理许多事务呢。

贺丽雅坐在丈夫身边,一步也不肯离开。她不说话——她不想在这时吵醒丈夫。只望着输液管,看葡萄糖液一滴一滴地落下。她的眼角里有泪珠,含着没有滴落。自从翟美美因写魏巨兵的报告文学《摩天人》得奖之后,自从那次被魏总请上花园酒家吃自助餐之后,自从……唉,谁能记得呢?魏巨兵就好像爱上了翟美美。她劝说过,也找过翟美美,但都无法阻止他们的来往。

“真的,我们只是朋友关系,你信我吧!”魏巨兵向妻子解释道。

“这,我相信,可是……”贺丽雅心里明白,发展下去,谁也说不清楚,“可是天长地久……”

“丽雅姐,你放心,我只是崇敬魏总,我不敢夺爱。雅姐,请你放心。”翟美美也说。

“这,我相信,不过你也得注意,别让人说闲话,魏总负责几千号人的大公

司,难呀。少来找他,不要分他的心,好吗?”丽雅是齐天房地产公司的副经理,她知道当头头担子有多重。她怕丈夫在感情的折磨中埋葬了自己的事业。

可是,她常来常往,两人感情日笃。贺丽雅看得出丈夫很喜欢翟美美到公司来采访。她已为摩天建筑总公司写了七七四十九篇大小文章。至于丈夫和这位美丽的女记者还有什么更深一层的关系,她就不得而知了。只知道丈夫回家渐渐少了,有时回得很晚,话也少说,一上床就呼呼大睡。她想,公司的事实在太多太繁琐,他哪有时间顾家呢?

输液管在缓缓地滴着。往日的一切,一幕幕地闪过。岁月流逝了,许多美好的日子都已淡忘。惟有烦恼和忧郁、困惑和不解、惊恐和忧虑留在心头。她知道,丈夫能建起摩天大厦,可是一家三口的“小木屋”他无法支撑。而她呢,房地产专家,在广袤的大地上,她能找到最佳的位置,然而在进入不惑之年之后,自己心灵的位置、爱情的位置、家庭的位置却无法准确而稳妥地找着。像在危楼之下,沼泽之上,感到惊悸和忧虑。

六、朦胧镜头

病房的壁灯发出鹅黄的光,照在魏巨兵的脸上。他迷迷糊糊,脑子很乱。出现在朦胧的意识里的镜头,时隐时现。

“魏总。”是翟姑娘的声音,“你信命运吗?”

“命运信即有,不信即无,我个人是不信的。你信么?”

“我被人算过,说命运不好!今年……有难。”翟美美说这句话时,是黄昏时分回公司的路上。

“喝杯咖啡好吗?”魏总问。他今晚有空。

“好的。就在飞银咖啡厅吧!”翟美美说。

咖啡厅很淡雅幽静。两人找到个好位置。旁边有棵万年青,长势很茂盛,一丛碧绿庇护着他们。

烛光摇曳。情侣各有各的位置。侍者一色红旗袍,悄然穿行,微笑点头。

他俩常到这里来,那篇《摩天人》就是在这里采访的。平素约会谈心也在这儿。这种熟悉的幽静淡雅的环境中,翟美美和魏总把心灵世界坦露无余。不管职位多高,成就多大的人,都有属于自己心灵世界的一角。而这一角神秘领地是不轻易让人看到的。翟美美属于一片心灵处女地,她只向魏巨兵坦露。

翟美美的父母亲还住在市郊,家里姐妹兄弟多,还居住在三间平房里。她好不容易读了大学,被分在广州某报社当记者。父母亲年老了,朝思暮想要建一幢三层小楼,安顿好自己的子女。这时已打进广州城的“包工头”刁达八偶尔认识了翟美美。他许诺道:“三层楼小意思,美美姑娘,我刁达八包了。”“我不想别人破费,工钱多少我照给……”“你真傻,这点小钱算什么?”刁达八说得很甜。他眯着眼瞄着翟美美——这是一朵出水芙蓉,鲜丽极了。红润润的脸有两个酒窝,笑起来似散发出甜甜的酒香。刁达八的眼睛久久地盯着她苗条的身材,最后落在她丰满坚挺的胸部。翟美美不好意思地转过脸去。第一次见面就说这些话。第二次见面在花园酒店,第三次在从化温泉……说话,拉手,拥抱。翟美美虽然反感,但无法拒绝。刁达八说干就干,派出人马在市郊为翟美美的父母建起了三层楼,翟美美父母亲感激这位腰缠万贯的乡土建筑专家,私下答允了把翟美美许给他。美美知道后,气得一个月不回家。这不,魏总请客,她又要向他倾诉一番了。

“美美,刁达八还逼你好紧吗?”魏总问,他把手上的香槟酒放下时,眼

睛望着美美。

“他说要娶我，铁了心的。”美美说。

“你爸妈呢？”

“爸爸说人家给你一个幢楼，我给他一个女儿还不行么？我不从，他说要跳河自杀……”

翟美美咬着嘴唇开始沉默。她讨厌刁达八的粗暴和咄咄逼人。她一想起他的形象就心凉胆颤，就恶心。但是，她又怕爸妈出事，特别是爸爸，性格刚烈，说一不二，他说跳河不是说来玩的，他做得出来。她不敢往后想——往后是吉是凶，怎能预料呢？

魏巨兵安慰说：“美美，别害怕，我们想办法，摆脱刁达八的纠缠。”

“难啊，我真怕。”

“到我公司来，就在办公室，以后不要到处跑了……”魏巨兵劝道。

“不行。我和报社订了五年合同。”

“你答应刁达八了？”

“没有，可是……”

“他来硬的？”

“唔，在他的别墅，爸叫我给他送水鱼……”

“怎么啦？”

“他的劲很大很大……他像头狼……”美美低下了头。

想到这里，魏巨兵猛地一惊，挥动着手，用力把输液管扯落了。

“魏总，魏总，怎么啦？”接替贺丽雅陪着魏巨兵的张清婷上前拉着他的手，转身叫道：“医生，医生……”

七、洞房

这是刁达八的豪华住宅。

他自己给这套居室取名为“霸福”别墅。霸者，霸王也；福者，洪福、艳福也。平素他很少住在这里。若有女友、女“秘书”、女保镖之类，便开着日产超级豪华房车 CIMA 前来居住一两天的。

今晚洞房就选在这里。

刁达八自己会开车。他的“CIMA”座下是真皮座椅，身边是桃木装饰，古典的时钟，更显典雅且豪华。这是刁达八花六十五万港币买来的。

刁达八用“CIMA”把翟美美“挟持”到“霸福”，他要在这里度过“洞房花烛”夜。

在飞银酒家折腾了几下之后，刁达八的醉意全然消失，或者说他原来根本就未醉。

上到豪华卧室时，已是零点五分。随从迅速退去，米黄灯影里，翟美美坐在意大利真皮沙发上一动也不动。她像一只惊弓的鸟。

刁达八脱去皮尔卡登西服，只穿背心和裤叉儿。他望了望翟美美，趿上了拖鞋。

“我后来才想起，花园里抱住你那家伙就是你去为他写文章的魏巨兵。原来你们之间的关系是这样。你告诉我，为什么攀这棵鸡冠树？”刁达八对刚才在美想花园的“混战”，对翟美美躲在一个男人的怀里还耿耿于怀。他的质问虽然尖锐却不粗暴，他要缓和一下紧张的空气。

翟美美不哼声。沉默，是最强烈的反抗。她知道自己今晚难逃厄运。她

尽量按住颤栗的心，算计着如何与刁达八周旋。

“魏巨兵是端政府的饭碗的。我不信他比我有钱。你图他什么？事业？他的事业有我大么？老实说，建筑行业我刁达八认第二，谁也不敢认第一！”刁达八趾高气扬，独自来回踱步，演说。他压根儿不把魏巨兵他们放在眼里。

翟美美转过身去，望了一眼白纱帘遮掩的窗外——那是个神秘而可解救人的世界。

“我告诉你。我已派人到香港了，长乐花园投标，老子非胜不可！”刁达八提高嗓音说，“那魏巨兵算老几？”

翟美美在独自想着，她最担心魏巨兵的生命安全。那爪牙、打手下手狠毒，万一有闪失，该怎么办？如果能插上翅膀，她会插翅飞出窗外，去寻找魏巨兵，为他擦拭污血，轻抚痛裂的心。然而在这里，自己是砧板上的肉。这刁达八粗野至极，决不会让自己安宁的。

“过来呀，老婆！”刁达八喊道，“一点多了，快洗澡……”

“你先洗吧！”她说。这是“挟持”以来的第一句话。

刁达八过来用手抚摩她的脸：“打重了，还痛吗？”

翟美美拨开他的手，不予搭理。

“你怎么啦？”刁达八陡地虎起脸，“你是我的老婆，怎么敢去偷汉子？哼！”那根发威的神经被触动了。

翟美美的胸脯起伏着。她对偷汉子这句话极反感，满腔的积怨和忧愤快要爆炸了，可是她无法解脱。

刁达八使劲拉着她的手，直往床上扯。

翟美美也来硬的，坠下身子不想动。

“过来！”刁达八力大如牛，翟美美哪里站得稳，被拉到床上。

刁达八开了所有的灯。这个亮堂堂的世界里，只有他一只疯鹰和翟美美这只小鸡。

随着公牛般的一声吼叫，翟美美躲避不及，被刁达八肥重的身躯死死压住了。

八、迷惘

医生和护士听到张清婷的叫声都来了。吊针很快又重新滴液。

张清婷轻轻地按住魏总的手臂，生怕他再动。

魏总望着张清婷美丽动人的眼睛，闻着她柔软的披肩散发出的芬芳，感到一阵愉悦。很快，他的脸掠过一片阴云，一股酸楚和郁闷之潮涌上心头。他像在云间荡漾，不着边际。

洽谈、承包长乐花园、职工福利设施……一大堆工作在等待着他。可偏偏在这个时候，睡在这儿。而最使他揪心的是翟美美的消息一概不知。是死是活？有谁能告诉他呢？刁达八这个人是真爱她吗？飞银酒家发生的一切，他会放过她吗？她能逃出他的魔掌吗？我为什么不去救她？我有什么理由和能力去解救她？

迷惘、内疚、怨愤和忧虑使他如睡针床。他强忍着屈辱和痛苦，望着自己挑选来的女秘书。她稳重和美丽并存，是自己生活工作中的好帮手。他可以和她讲自己的隐私、自己的苦楚和欢乐。

“清婷，”他说，“你说翟美美有危险吗？”

“魏总，我正在想她呢。那刁达八是个可怕的人，刚才真凶啊！”清婷说着，

理起散下的黑发。

“你能打听一下吗？今天，不，昨晚她有没有危险……”魏总望着张清婷的眼睛说。

“好的。我去打听一下吧。魏总，你好好养伤，我就回来。”张清婷说着出去了。

有人敲门。时钟同时响了八点。

是办公室主任容名之。

他身穿时髦T恤，脚穿白色球鞋，十分干练利索。他一进门就对魏巨兵说：

“魏总，好些了吗？”

“没事的。”魏巨兵故意说得轻松些，“有事吗？”

容名之把手上的水果篮放在床头柜上，说：“李戈仁行长来电问起我们承建长乐花园的事。说投资额问题还可以商量。”

“珠海来人了吗？”

“来了，两个总经理都住在白天鹅宾馆等你。”容名之说。

“你立即代表我，去白天鹅看望他们，就说我明天上午九点去和他商谈。”魏总说。

“能行吗？”容名之问，“要不让我刘锡华副总经理去同他们谈。”

“也好，就说欢迎他们来和我们合作。”魏总忽地想起什么，说，“快给贺姨打电话，说我有事同她商量。”

“我立即去办。”容名之说说着当即出去。

护士来换药。

缝针处没有异常，腰部肋骨部还黑着，瘀血尚未散去。

疼痛对他来说并不可怕。他也不在乎缝针处长得如何，心里惟一记挂的是翟美美。

“她上当了，实在太可怜。”他想。他觉得她是个弱女子，是个陷入窘境的弱女子。而他对她竟没有任何帮助。他很内疚。

“那刁达八也太疯狂了。”他想。他不知道这个包工头发迹的秘诀在哪里。他要欺负到我总公司头上来了。他常常和公司下属单位抢工程。他号称要成为广州房产的“一霸”。“这只从山野来的狼。”魏巨兵又想起了他的囊中物翟美美，完婚之后，美美会绝望吗？她怎么受得了呢？

有人敲门，很轻很轻。

妻子贺丽雅来了。她用不锈钢提钵装了田七鸡汤。这是她在早晨五点半开始炖的，既可补身子，也可以镇痛去瘀血。她笑着对魏巨兵说：“这老母鸡不易杀，下三次刀，还咯咯叫哩！”

九、贺丽雅遵令

贺丽雅用汤匙给魏巨兵喂鸡汤。

魏巨兵摇摇头，没有喝下去。

“还痛吗！”贺丽雅掖了掖被角，问道。

魏巨兵还是摇摇头，心不在焉地独自思索。他不想在这个时候别人提这出闹剧所造成的一切效果。

“既然翟美美嫁了刁达八，我们就别去管太多闲事。感情可以慢慢地淡化的。”贺丽雅在耐心地开导。

魏巨兵眼睛望着天花板，良久，才说：“这事，你别管。我是叫你来谈工作的。工作以外的事，我都不会谈。别婆婆妈妈……”

贺丽雅咬着嘴唇，转过脸去。她觉得很委屈。好心得不到回报，也得不到理解。丈夫和自己好像隔着一洼芦苇。他在芦苇那边的沼泽地里艰难地拔着深陷泥水中的双腿。自己想过去拉他一把，却过不去；呼唤，他听不见。本来，她想用笑声和调皮话逗逗丈夫，让他轻松一下，可是，丈夫老沉着脸，对自己的热情报以冷淡。她望了望窗外，天是灰色的，高楼上的天线在干巴巴地站着，枯燥无味。

“你伤未好，就别谈了……”贺丽雅说。

“长乐花园落在谁的手，还不知道。可能要以招标形式决定胜负。”魏巨兵说，“你知道有谁要来投标吗？”

“听说谁都想承建这项工程。市区建筑队可以来投标，所属郊县的建筑施工队伍也会来。”贺丽雅顺从丈夫，说道。

“最强的对手是谁？你知道吗？”

“昨天最可靠消息是：足以和你公司抗衡的是刁达八，他是半路杀出的程咬金。”

贺丽雅一语道破要害。魏巨兵的电脑中储存着权威信息：有三家港商与刁达八合作——为投标承建长乐花园，他们已结成联盟。他不知道这三家港商到底有多少资本。对于刁达八的实力还未摸透。

“我公司和你齐天房地产开发公司联合起来，再找三四家港商，实力是不是强大一些？”魏巨兵自己端起鸡汤喝了一口。

贺丽雅忽地觉得天亮了许多。魏巨兵喝这口汤意味着自己的好心和劳动得到尊重。她说：“你不是不知道，齐天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是刁达八的亲哥哥刁达贤。我是个副的，联合的事要经过他。”

“你先去同他商量，越早越好。”魏巨兵说，声音十分果断，“不行，再想办法。”

事情十分复杂。齐天房地产开发公司实力雄厚，如果和摩天建筑总公司联合，再联合几家港商，是有相当竞争力的。如果齐天不肯和摩天结合而和别人联合，则给竞争带来极大的困难。承包长乐花园的风早已吹了出去，倘投标失败，岂不笑话？

这事贺丽雅无法作主，去劝说刁达贤并非易事。她无法在丈夫面前打保票，但又不敢违抗丈夫的旨意。虽然事业上可以各显神通，但家庭方面却应生死与共。丈夫的处境她知道。

贺丽雅沉默下来。她不知道应该怎样去说服刁达贤，是立即去呢？还是等公司开会再提出来？她端起钵子要魏巨兵趁热喝了鸡汤，心里一时乱成一团麻。

“你先走吧！”魏巨兵说，“这里你甭管。我明天上午不出去。你给我电话。”

贺丽雅迟疑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十、等待在咖啡厅

刁达八开着 CIMA 房车离开“霸福”别墅，转上了新建的立交桥，再顺新的公路飞驰着。

晨光虽然明媚，但在他的眼下却是朦胧的世界。他感到四肢麻痛，浑身乏